

六月裡的北風

一捲捲濃白的雲，從地平線上湧起，騰向青艷艷的天幕。

「要颱風了，看雲就知道。」坐我旁邊的乘客說。

「在我們家的說法，不是看雲，是風。」我轉頭對他笑。「『六月無善北』，夏季刮北風，天候要變了。只是這種說法在赤道不知合不合理。」他「哦」了一聲，轉頭看窗外，眼睛在碧空中探索，像看入一只水晶球。

飛機升空後，濃綠的斯里蘭卡在窗下慢慢拉遠，繞著圈子縮小，最後變成一個翡翠色的膽囊懸在碧洋上。過兩個小時就可以飛抵曼谷轉回台北，到時候，這片印度洋上的風暴就被遠遠拋在後面了。

打開行囊，取出我此行最重要的收穫，一個古舊的紫砂粗陶罐。罐身高約二十餘公分，圓腹小口捲唇，兩肩上各有一個半圓環，手拉的胚紋在罐面繞成無數同心的漣漪。看起來就和古早鄉下人家盛鹽打油的罐子差不多，或比醃福菜的甕小一些，秀緻一些。

千里來尋是因為外甥女莫雲的通報。

我們從古城南郊出發，驅車進入東部高原的熱帶雨林後，一路穿過連綿的茶園、丁香、肉桂與橡膠的作區，抵達一座濱海村落。這不是我原定的行程，只因原先計畫拜訪的私人博物館暫時休館，莫雲成衣加工廠裡的領班迦越帶我們去拜訪她在鄉間的家族，順便見識一下僧伽羅人傳統的節慶。

這個陶罐原本棄置在迦越叔父屋後的雞舍旁泥地裡。我一眼認出它，從土色、手拉紋、和罐底塵土間微露的拍文商標確認它的身分。據迦越的叔父說，那是多年前從地攤上買來的二手貨，用來裝香料或糖鹽，因為太笨重已經不用了。我花了一千盧比買下它。

陶罐在細心清洗之後，罐底清晰的吐露了它的身家來歷，中央一個銅幣大小的圓形拍文，浮突的楷書「源記」二字。那是我夫家三代之前就經營的商號。

同樣形制的陶罐，我堂伯也有一只。他是我丈夫的堂哥，在峨嵋山區種茶、做茶和經銷茶葉。本來茶行開在城裡鬧區，一條古老商號匯集的街上，位在西門遺址旁，曾是往來客商打尖落腳，經營了好幾代的旅店，因官道沒落旅人改途，才轉而賣茶。高齡的茶行在他經營之下越來越黯淡，就連原本紫檀螺鈿輝映的古董櫃裡，先人留下的一些收藏也跟著蒙塵。幾年前索性賣了那間茶行，搬到山裡去了。而那月百年前先人精雕細琢的古老建築，在新屋主接手之後，駛來怪手敲敲撞撞三兩鏟推為平地，改建成制式的洋樓，這些事情堂伯總是避開不談，每日只在茶

桌後招呼客人，泡茶說故事，做著「茶博士」的生意。他的紫檀螺鈿古董櫃就放在身後，裡面的陳列是他講故事的見本。

我帶著陶罐去找他的時候，他正往他的陶罐裡填裝茶葉，說是「薰香」，又細心的擦拭罐面，摩娑出幽微的紫光。見我拿出同形共色的陶罐，他的雙眼訝亮起來。

「同類型的罐子本來就很多。」他嚶嚶的說。

我讓他鑑識罐底的拍文。兩相比對之下，我們全都屏息肅穆了，就像在觀落音的神壇前，聽見道姑用先人的沙聲低喚子孫的名字。堂伯將他的陶罐收回陳列櫃，兩眼卻不曾離開我帶來的蒐藏。我將陶罐收入紙箱裝入提袋拿在手裡。

「我的是家傳的，直接從我阿公交下來的。」他說。

陶罐底下的拍文是先人經營進出口貨物時就使用的商號。堂伯強調的說是他的阿公，這是有緣故的。要說清楚故事，就不得不將家門表述一番。

堂伯與我們家源出同一祖母---楊朱娘。祖父林源春是竹塹城晚期崛起的進出口商，因為代理內山一帶農產品的買賣，漸漸在山裡取得租權，開發產業，事業發達之後，在城裡的街庄買店營商，又兼營一家客棧，事業正做得強強滾，卻染病去世。當時我公公年僅六歲。堂伯的祖父是杜九月，入贅之後生下了叔父，叔父又生下堂伯。當時我們的曾祖母尚在，祖父林源春也有兄弟，是不是這一類的人際原因使下一代的人早早分了家，我從丈夫口中問不出明確的答案。肯定的是，堂伯一家對舊城商街那幾幢古老的宅邸毫不眷戀，早早的就將它們賣了，而且搬家。若不是幾年前叔父去世，我們到茶山奔喪，還不會發現他家櫃子裡藏了先人的遺物。至於杜九月的來歷，只知道他本來是商旅，往來買辦總是投宿在我們的祖母楊朱娘經營的客棧，日子久了便定居下來。

堂伯現在耕種的茶山也是先人的遺產，本來面積更大的，從十六寮、獅山驛、大楠山一帶，好幾處山林間的茶園、茶廠、樟樹林、腦棧、水田和果園等，巡視一趟要好幾日。我在地圖上順著山稜線，假想著叔公杜九月翻山越嶺巡視產業時風塵僕僕的情景，山裡面有泰雅族、賽夏族、客族、平埔族、閩南人及日本人，他是操弄著多種語言周旋期間，還是藉著腦丁佃戶維繫凶險多變的產銷合作關係？他奔波過山間部落買賣靛料茶菁和樟腦時，他心裡的盤算是不是比我大學聯考前的功課表還要沉重？然而，就如聯考失敗功虧一簣，辛勤累積的產業也因時局和政策的變化，像被抽去柱礎的建物一般，一夕之間全盤崩解。當在南庄起事的日阿拐一群人被日軍圍剿的時候，杜九月一面在山稜線上奔逃，一面產業也在他身後著了火一般化為灰燼。事變之後，已經取得產權的

和私下拓墾的一併都被沒收，最後能夠保留的只剩十六寮一帶的柑橘茶園，和河階台地上的零星水田。

像握在手中的乾鬆砂礫，祖母使勁的節儉也沒能把握住原本質性疏離的砂，產業一點一點的流失，特別是山區的果園，零星分散的都任由下一代分了賣了。堂伯名下的變賣更多，就連城裡的商舖也不保。最後失去的是城區裡那間客棧，那家客棧在我嫁入林家之前還是在的，老人家們還住在那裡。不做生易了，在閒散的店廳內，坐在茶桌旁，看門外青石路面走過的人。

我第一次走入客棧的古舊門樓時，看見高高的原木漆紅櫃檯上依然坐著一只喚人鈴。一隻虎斑貓蹲坐櫃檯另一端，慵慵懶懶的眯眼看我，彷彿百餘年前客棧開張就戍守那裡，而我在牠眼中依然只是投宿的逆旅。兩個老人家，後來成爲我婆婆和孀母的坐在另一旁的沙發上，屋裡柔淡淡的擁抱著街巷裡投入的陽光。老人家眯細眼，端詳著進門處，背著陽光的我。

我腦中不自覺的編繪一幕深刻場景。杜九月初到客棧那天，一定也是這般午後光景，櫃檯上的貓被鈴聲喚醒後，只瞬他一眼又回頭入夢去了。楊朱娘招呼了客人住下，便又櫃檯邊恬靜的坐看門口的日光，時濃時淡的照了進來，又退了出去。

杜九月說是尋親不遇，留下來謀職，曾在山區工作多年，也曾隨船到泉州運貨。問過一位不久前才過世的老人家，杜九月是哪裡人，老人家面上思路錯綜，理了半日，又說唐山、又提平埔，或說賽夏，觸類旁通的得了多重答案。又像溢流的溝渠般失掉理路。

杜九月成了源記行的買辦，祖母將對外的業務交由他去跑腿。山裡收租、買茶菁、焙茶葉、收購樟腦等，三五日一趟差事，出的低價，買的上貨，成果豐碩的回來。無差事的日子就住在旅店裡，沒事逗弄著貓兒，看楊朱娘踩著三寸金蓮俐落的指揮僕婦清掃裡外；看她忙完了坐在紅木搖椅上托著腮；茶几上新泡的春茶繚繞著香氣，她端起茶盞，微微翹起的小指抵在青花喜鵲上。她遞過來茶點，撥開了的桂花茯苓雪片膏，一瓣瓣沁涼，或是隔街新富珍應時新做的美祿柑餅，橘腮上撲了細白鬆粉。杜九月取在嘴裡輕輕慢慢的品著，眼前不覺暈眩起來，耳越來越熱，心跳得無法摠奈。猛的搖頭，甩去暈眩，櫃檯上的貓跌落下來。

我在家族相簿中發現一幀褪成淡茶色的布文照片，照片中的祖母楊朱娘神韻清麗，懷中抱的嬰孩看起來不過幾個月大，說是叔父。跟前站的是近十歲的大兒子，我的公公。旁邊坐的男人應該是杜九月，長面瘦頰，收顎瞪眼的神情，有時不經意的會在堂伯面上尋到。

林家賦予杜九月的信任，像寒冬夜裡火籠中逐漸升溫的炭。熱炭烘

乾了一擔擔的靛料、焙香了一籠籠的茶菁、練就了一簍簍的樟腦。直到現在，那辛香之氣還在我堂伯的茶桌上熱呼呼的蒸騰。

「彼年五月，雨落得一句青過一句。」水還未開，堂伯的故事先開場。「內山的茶葉挽袂完，阮阿公入山去收粗茶和樟腦，回來時，卻買了一大堆靛料。」

「『你買彼創啥？今仔無人要收。』阮阿嬤一看就搖頭。」

「『這是山內最後一批大青。附近的染坊攏總關去了，因為無人來收，一擔不到兩圓錢。』」沸水沖茶，香味散了開來。

「阮阿嬤佇彼煩惱，落雨天運送困難。結果，第二日下晡，雨猶然濛濛的落，阮阿公站在前廊，看見海邊的天色越來越光。」

玻璃茶海中注滿琥珀色的茶湯，再輪流倒入月白色的聞香盃中，扣上小小的飲杯，翻轉，茶湯落入飲杯。

「聞看ㄟ麥。」

聞香盃湊上鼻尖，茶菁、日光和炭火的氣息融合一處。

「阮阿公連夜將靛料併新焙的龍團和雀舌送去海邊裝船，彼日天光，雨停，南風越來越透，帆船當日就到淡水。」

水又開，茶再泡。

「阮阿公將那批靛料賣給一家仍然在出口染料的青行，至於價格哦。」

茶湯續盃。

「一擔賣到六元錢。」

「再喝，再喝。」堂伯轉身另取一罐茶葉。「我泡昨日新焙的東方美人茶，你們喝看ㄟ麥。」

「這新茶價錢按怎？」

「半斤兩千元。春不多了，大部分都打包好了要送去比賽。等比賽過後，共款的價格就買不到嘍。」

茶香四溢，清蜜蜜的花果味帶著價格上揚。

「阮阿公那一趟生意做得很大。」

茶桌緣圍著專注靜默的眼神。

「那趟生意回來，批了大量洋貨，還包括那艘帆船，卡早人講『戎克船』的三桅船，專做海上貿易的。」指著身後牆上的一幅畫。

堂伯請人畫了一幅古代帆船圖，四開大的水彩畫面上，三桅船張滿風帆，高高揚起的船舷指向遙遠的海天。

「南風若透，我就想起阮阿公，批貨收租，一山走過一山。」泡茶的熱氣薰濕了他雙眼。

「若是走海運貨，船帆揚起來，去淡水基隆不輸走灶腳。若是冬天，

北風送寒，去鹿港商街好比去行館別莊。」

「後來你們怎麼沒作貿易了？」

「這我不知，阮阿爸才知。來，喝茶。」

聽上一代的人說，杜九月在 1903 年之後就失蹤了。有人說他因為參加日阿拐的抗日，被以招安名義誘捕槍殺；有人說他帶著一個賽夏族女人跑到唐山去了；只有祖母楊朱娘斬釘截鐵的說「他死了」。而且就在寶山路的公墓裡有一座他的墳，碑上銘記的卒年是明治三十六年夏月，恰是一九零三年。我們每年清明節一定去祭掃，直到三年前遷葬為止。家族和議將先人的骨灰全部移祀佛堂的靈骨塔，移祀那日，兄弟家人們都到了。墓啓，塚裡埋的不過是一只小小木篋，打開，是衣冠塚。一套衣鞋，還有一串十餘枝竹管分別串著彩珠，縫在裝飾絢麗的紅布飾物上。堂伯拿著它左瞧右睨，拿它在風裡搖了搖。

「敢是風鈴？」

後來我在南庄的一家文物館看見類似的東西，原來是賽夏族人跳舞時佩掛的臀鈴。

「叔公敢是賽夏族人？」我問。

他們通通搖頭，髮尾像臀鈴一般。

關於這一點，後來弄清楚了一部分，就是賽夏族人不姓杜，就連他的名字「九月」，都可能是在大楠山區工作時取的。至於那串臀鈴有何意義，堂伯也開始四下裡搜尋舊文書，沒事時忤在茶桌邊，神情像一隻賣力編網的蜘蛛。除非來了買茶的客人，否則很難攻破他思索的城防。然而相關的問題都像打水漂力道不足，沒有答案就沉了。除了一件，我那年逾花甲的大姑說的。

「阿嬤說『那艘帆船也在同時失蹤了。』」她是兄弟姊妹中唯一見過祖母的人。

大姑說，祖母對買船的事不以為然。

「船頭行可能要沒落了。」楊朱娘捏著弓鞋裡痠痛的腳尖，另一隻手輕輕推著搖籃。

「但是運費變貴了，我們的出貨量卻越來越大。再加上別的行郊託運的貨，兩頭賺哩。」杜九月說。

「釐金局的抽份和行郊的捐派越來越重。」她看著嬰孩的臉。「而且，你在家的時間越來越少。」

「沒法度，我想藉船頭行的營運來強化和郊商組織的關係。而且，土地政策對我們不利，內山的機會越來越少，特別是樟腦地，租權要被取消了，趁現在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」他想了一想，站起來穿了外衣。

「我去山裡一趟，會儘快回來。」

杜九月那一趟出門，半個月都沒有音信，差人去探聽，傳來的盡是橫行暴走的山風，山風裡夾著炮火煙硝和砂塵血腥。

「山裡頭反了，殺了好多日本人。」守隘的腦丁跑出來避禍。

憂心多日，才盼到杜九月拖著疲憊回家。疲累裡裹著的是收來的大筆租銀和貨款。

「不要再去了，山裡的事暫時不管吧。」楊朱娘說。

「不會的，我不過是生意人而已。」

可是山裡的起事就像捅了蜂窩，或是點燃了蜂炮，日軍的新式武器殺得起事的農民四下流竄，逃進鹿場、深入加里山、繞過馬納邦山，一番千折百轉，有人遠從那裡回來。

深夜裡敲門住店的，原來是倉皇投奔的舊識。

「杜桑，藏在隘寮裡的烏銃和火藥被發現了，正在追捕你了。」

這以後，杜九月開始來去不定晝伏夜出，山區裡的產業失去大半，腦灶更是全數被日本政府沒收。他最後一次返回客棧是在一九零二年的深冬，在那前一日，最後一批投降的起事農民在歸順典禮上被全部槍殺。我們至今仍不確知杜九月和那次起事的關係，他是直接參與了攻擊行動，或只是間接的提供武器。

但是，在堂伯的茶桌上，杜九月是如假包換的抗日英雄，在那些茶盞間，杜九月和有名的日阿拐一起率領八百餘人包圍南庄支廳，襲擊隘勇監督所，殺得日人血流遍地，又神出鬼沒的在山稜和隘寮之間串聯奔走。煙硝味嗆得茶味也苦辣起來。

但是，杜九月後來到哪裡去了呢？

「這還要考證，我準備到斯里蘭卡一趟。」他呷了一口茶，轉身將目光落在紫砂陶罐上。

我又去了斯里蘭卡一趟。

飛機從寒流中出發，飛入恆暑。穿破雲層，陸地越來越近，港口碼頭外起碇的貨櫃輪像一座大島，在藍色海上沉穩航行。飛機像大鳥盤旋，俯瞰濃綠色島嶼上點綴的白色城市，櫛比鱗次的屋宇外密密點點熙熙噪噪的是各色人種。外甥女莫雲經營的成衣廠中，在白晝紗衫上繡花綴扣的，是在日光下修練萬年出脫得茶褐晶亮的手；拿著文件來向主管請示的是黑髮黃膚說國語的家鄉人；電話鈴響了，加州公司來的越洋音訊，美式英語帶著甜潤的額腔共鳴，那是廣目高鼻的白種人在說話。

「當初怎麼會選擇到這裡來投資？」我問。

「啊。」她笑了起來。「本來是去中國考察的，覺得不合適。回程的飛機上遇見一個印度商人，他邀請我到印度看看，結果沒談成。因為經營困難，考慮另尋商機。返國前順便來觀光，卻發現這裡。」

莫雲打點好了業務，帶著我前往市郊的一家私人文物館。

陶罐被高架在玻璃櫥裡，櫥底的鏡子反映了罐底的拍文，是與我們的蒐藏同式的「源記」商號標誌。

「看這裡。」莫雲指著櫥子另一邊。

那是一本翻開的冊子，約三十二開大，薄薄的對折棉紙頁上印著紅色直線，看起來像一本帳冊。日文書寫的毛筆字記了茶葉、樟腦、鹽、糖等貨項。頁末記載的日期是明治三十六年七月，進貨商號在鹿港，其中有一批貨物是醬料。那個年份算起來是一九零三年，恰是杜九月墓碑上的卒年，如果這本帳冊屬於他的話，故事發展會像雲空裡的正電尋到地母的負極。

帳冊的旁邊還陳列一張舊照片，是一艘三桅帆船，收捲起的船帆之後有一間小小的碼頭貨倉，根據館方提供的文字說明，背景是百年前北方 Palk 海峽邊的一個小港。船上有三四個人影，向管理員借來放大鏡端詳，赫然發現其中一人長面瘦頰，像極了家中那幀舊照上的杜九月。

「這裡註明了捐贈者。」

館員指著旁邊的說明，嘟嘟達達的吐了一串不熟悉的拼音姓氏。向他探詢捐贈者的身分，不得結果。只知道這小小的私人博物館是家族遺產，而且是五十年前向一個英國人買來的，英國人在戰後回到歐洲去了。我們徵得同意後，翻拍了數張照片。

莫雲開車帶著我遠征 Palk 海峽，那是介於印度與斯里蘭卡之間，一群小島組成沙漏一般的水域，照片中的小港現在是一個漁港，沙漏腰部是一串島嶼。列嶼像帆船，乘風順流度過重洋匯聚在此。而我即將北返，透過另一個象限，客機噴射，剪風而去。

堂伯將我帶回的照片放大了，裱褙後高掛在茶莊裡。有了佐證，茶桌邊的故事刻畫更深入。

「台灣茶品質尚贊。」顧客買了前幾日比賽才得獎的茶。

「不過，我要請你們喝一杯紅茶，算是紀念我阿公。」

堂伯的貨架上陳列著莫雲代理進口的斯里蘭卡紅茶。

「我阿公經營的船頭行有好幾艘戎克船。」他指著那張三桅帆船照片。「他在台灣海峽、南中國海、印度洋之間貿易，賣出去的有樟腦、茶葉、靛料...」

在一張複製的古代航海圖旁邊，懸掛了他蒐集裱褙的藍染作品。

「還有醬料。」他指著那只傳家陶罐。

「至於進口貨物，卡早我們用的香料、木材、衣料等，攏總有在運銷。」老家在城區商店街的舊照也有了一席之地。

「若不是因為抗日起義，被日本人追捕...」

「不過，」外甥女莫雲湊了上來。「叔公太失蹤時是七月，七月南風透，帆船向南行要逃避日本人追捕很困難吧。」

「啊，這我有查過。」他放下喝了一半的茶。「彼年七月，就在我阿公駕船離開的第二天，有一個颱風形成。古早人講的『六月無善北』，夏天若起北風，天時一定會變。阮阿公就是趁著那一陣北風加速南行，本來要去鹿港的，因為日本人追捕，只好一路往南，才輾轉到斯里蘭卡。」

「他佇那邊有成家吧？」有人問。

「不知。不過，阮阿公是想厝的。」他指著三桅帆船的照片。「到彼，也猶然是泊佇海峽港口。」

「那串髻鈴有啥特別意義嗎？」茶客指著櫥窗裡那串杜九月的出土物。

「啊，阮阿公可能有賽夏人血統。」

水開了，茶壺裡又換上新焙的東方美人茶。

手機音樂鈴悶悶的響，莫雲急急的掏皮包。

「喂，是的。好。加州那邊接洽好了嗎？那就先出貨吧。」

「喝茶，喝茶。」堂伯招呼著。

琥珀色的茶湯裡摻和著錫蘭味。

「您手上還有老照片嗎？」我問堂伯。「我再幫您整理些資料如何？」

我心裡不願放棄的是，那間古老的旅店，風塵僕僕往來的客商之間，還有沒有甚麼人像杜九月一樣，在那只喚人鈴上留下深刻印記的。或者只是一段傳聞也好，像午後的日光，曾經照見旅店門樓的浮雕，照見門廊下倦懶的貓。就一幕泛黃的靜止也能填滿想像的乾坤。